

當代中國畫研究系列 范揚

卷

主編
慕長青

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



當代中國畫研究—范揚
Contemporary Chinese Painting
Fan Yang

当代中国书画研究系列 范扬

主編
慕長青

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



心揚



1955年1月生于香港，祖籍江蘇南通。1982年畢業于南京師範學院美術系。曾任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院長、教授、博士生導師。現為中國國家畫院山水畫研究室主任。



當代中國畫研究—范揚
Contemporary Chinese Painting
Fan Yang

悟道與機緣

范迪安

005

當代中國畫
研究系列

藝術批評中常有一種奇怪的現象，面對一件藝術作品，往往難以在同一領域中找到恰當的評語，然而隔山有知音，在相鄰的領域中可能拈出更能說明問題的參照對象。

唐張懷瓘在《書議》中評“小王”王獻之書法時曰：“子敬之法，非草非行，流便于行草，又處於其中間，無籍因循，寧拘制則，挺然秀出，務于簡易。情馳神縱，超逸優游，臨事制宜，從意適便。有若風行雨散，潤色開花，筆法體勢之中，最為風流者也。”

這一段文字說的是王獻之的行草，但將此移評范揚的畫，頗有幾分恰當。范揚在兩個世紀之交的幾年裏似乎得到了神助，以爆發出來的強勁之力將自己的畫境大大地做了提升。在他的作品面前，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作畫之際“情馳神縱，超逸優游”的狀態，就筆墨的意態而言，他濃筆酣墨，落在幅上皆成“文章”，呈示出解衣般礴的暢快，達到了通權達變的火候。就描繪的內容而言，他打通了山水、人物、花鳥原有門類界限，只要面對自然，便能“臨事制宜，從意適便”，信手拈來皆得理法，在散亂的節脉中蕩起形象的生機。范揚人到中年既達此大手筆境界，堪稱在畫壇上占了一席“風流”。

范揚的畫看上去滿幅輕鬆，但却埋伏了雄強之骨和深厚學養。他對傳統雄渾一體的畫風顯然是體悟頗深的，從宋元繪畫到黃賓虹，都是他直接吸收的對象。他胸臆開敞，喜讀群書，研讀畫史畫論及文化論著，養成腹中經綸和思中識度。他也注重生活蒙養，投身于自然懷抱，采集養分，蕩滌心靈，這些學養、才情、能力都是構成範揚繪畫風格的基礎，使他落筆便生墨韻，筆筆相連，連成景致不絕如縷的大千世界。

但是，范揚的智慧系統似乎還有一個玄機未得披露。他何以能夠將極平凡自然的景致畫得生機頓出，如同天造而成，“自然”得完全沒有法度的痕迹，這大概只能歸結于他將禪宗的“頓悟”化解于心，將禪機滲透在筆墨形象中。禪宗的理論認為，“頓悟”是包含有感知又超感知的認識瞬間。悟道之際，個體生命與外間世界形成了如火光閃耀般的感性直接關係，倏忽之間觸及自然世界神秘的精神本體，體悟用邏輯思維百思不得其解的生命之謎。可以揣想，范揚在作畫之際的態度就是一種“頓悟”狀態。

他畫中那些流暢的線條就是“悟”的附體，不受理性支配，一任感覺流發，在畫面上成為歡躍的精靈。因此，他每幅畫的感覺是完全不可復得。禪宗悟道離不開“機”的觸動或引發，常常是受到某一機緣的啓發而“頓然曉悟”，“悟”到剎那間、“即時豁然還得本心”，“其解脫在于一瞬”。在范揚那裏，機緣的“機”就是他面對自然與視線中的事物。他山水的丘壑形象不是從理性選擇來的，他甚至摒棄傳統歷史中那些經典格式，也放棄自己經驗中的“先驗圖式”，謀求一種“即興”狀態下與物相接的因緣，只要能觸及眼前的自然生命，他的筆下就生發自然的意態。所以他的畫看上去在景物選擇上極隨意，作品却擁有極高的境界。他的“悟”與自然的“機”相碰撞的瞬間，便如同一股清風拂去眼前塵埃，使畫面頓時明澈透亮起來。“悟”與“機”的關係就是創造主體與外部世界的關係，在中國哲理中，這二者既二分又合一，二分是現象，合一是本質，是可能達到的境界。這是中國特有心與物、自我與世界、創造論與本質論的智慧圖式。這與西方傳統很不一樣，以至于與現代西方哲學家如海德格爾、維特根斯坦等大哲都借“東風”以明拭“西洋鏡”。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新表現主義繪畫為了打破繪畫的静止狀態，就用一種外部力量“介入”的手法造成畫面的戲劇性效果。在繪畫上，他們也曾想達到一種令人驚訝的生動性，但往往不能奏效。而在中國畫家這裏，只要學養和性情達到一定高度，就會有一雙擾亂世界的慧眼。

我說中國畫柳暗花明

范揚

中國畫壇不平穩。

先是李小山說中國畫窮途末路。

一石激起千層浪，老畫家們也吃了一驚。細想想，大約拿不出什麼有力的證據能說明中國畫比以往茁壯強大，所以有點張口結舌。好不容易，找到黃秋園的畫兒，力捧之，誇獎之，追封為中央美院教授頭銜。老一輩人也是好心，不屑與小字輩爭執是非，只是婉轉地告訴青年人，不以規矩，不能成方圓，少年壯志不言愁，總不如天涼好個秋。年輕一代，少年氣盛，不聽老人言，不買這個賬，他們自有說法。君不見楚騷、漢賦、唐詩、宋詞曾當如何？今日也進了故紙堆。京劇200年，算離得近的，藝術之高明，自不待說；影響之廣泛，上至帝后，下到黎民，官中鄉裏，海內海外，輝煌絢爛之極矣。待到新式話劇一出，而后再有電影、電視，京劇便冷落了，也成了要保護搶救之珍稀文化了。想想確實不服氣，多少工夫下下去，多少精神提上來，行當作派，水袖臺步，曾贏得滿堂彩。到頭來却不及歌星們搖頭晃腦、把着話筒、伸胳膊踢腿，賺得痴男痴女神魂顛倒。時至今日，四大名旦不及四大天王，蓋叫天不如成龍了。這有點像老畫家，吮墨耕硯，舞弄一輩子，你說他這玩意兒過時了，豈不氣煞。

後來，又有名家說，中國畫筆墨等于零，捅了馬蜂窩，討論又開始了。

本來，中國畫形式即是內容，風格就是人，無須廢話，就算筆墨等于零，一切還要從零開始。

再後來，又有人提出傳統中國畫不可取，無藏身之地，是廢紙。于是又有一爭。

不知為何，關於中國畫討論的命題，倒是有點像說書匠的驚堂木，拍案驚奇，然後開講。不同的是，說書先生肚子裏有故事，是一言堂。而今天的宣講者，不知他有何主張，故只能是群言堂，七嘴八舌，吵吵鬧鬧，各執己見，大聲嚷嚷，有點像起哄。文章也多，看得懂的，看不懂的，有玄虛的，有實在的，有高明的，有卑微的。理論家們都挺忙的。

畫家們不能空口清談，只能往前走，也不管山重水復，也不管窮途末路。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畫家實際上也在思考，有時候直覺性的體驗感悟或許更接近真理。展覽很多，畫兒很多，畫家畫作層出不窮，中國畫壇繁榮興旺，多元化。

大致分分，畫家的藝術取向還是可以歸類的。

類型大約有三種：

一是延續傳統，作故紙堆裏的整理發掘。

傳統是寶藏。現在大家認為的傳統，已經是很寬泛的了，並不僅指宋元以來的主流水墨畫，也不僅指“五四”以後的改良中國畫。沿着傳統走下去，也是一條很有意思的路子，縱深發掘，可汲取的東西很多。有巨人肩膀可攀，比自個兒在一旁蹦跳起點要高，可做的事也很多。我記得有大哲賢人指出，倘取唐風宋韻，摻和敦煌燦爛色澤，或能創造出新的中國畫，挺寬闊的一條路子。固然，古人悠閑，詩書畫印都會，但是今人視野開闊，中外兼顧，眼光自有不同。舉個例子，有位畫家朋友說，坐飛機時，凌虛禦風，俯瞰大地，看足下山脉，雲烟遮掩，大地青綠，無邊無垠，古人又不及我矣。眼界不同，筆下自然會有分別。我也認為，中國畫有如圍棋，

是個高尚的智力遊戲，其材質也簡略，其變化也無窮。千載之下，聰明才智之士，沉浸其中，作精神鍛煉，智慧陶冶，其樂也融融。所以，元四家以後有明四家、清初六家、揚州八怪、金陵八家，近現代有吳昌碩、齊白石、黃賓虹、潘天壽，氣脈不散。自今而後，還會有湧現的，各領風騷，各在其時。這類畫家，如佛家之中的漸修者，各人本着根性，修不成菩薩，修得個小佛兒也行。

二是搞“洋務運動”的。

國家開放，新潮湧來，五光十色，令人炫目。現代、後現代、裝置藝術，行為種種，萬花筒。有如世紀初，外國文字湧入，新青年們覺得新鮮，說白話，寫新詩，要打倒孔家店了。今日的中國畫，有點像早年人們譯名著，林語堂謂之曰漢語歐化，有點生硬。新詩也有可看的，有感覺，但毛病是停留在感覺層面，浮光掠影，不得深入，不得深刻。搬弄現代水墨，畫面給人的感覺總體上還是外國人的，有現代感是其好處，但拿來之後，本土化不夠。文化這東西，不像桑塔納技術容易移植，可以一蹴而就。我覺得，他們像是吃了德國捆蹄，又灌下去大扎啤酒，不大容易消化，脾胃不適。

再就是名目的提出，如“實驗”類的字樣，等於在說，我這還不行，我試試看的。不大自信，少一點中國氣派。話說回來，嘗試總是可貴的。他們的畫作，給大家提供了視覺上、形式上拓展的可能性，他們是先行者，是後來人的鋪路石。

反思之下，“五四”新文化運動熱鬧過後，真正留得住的，留在文學史上的，不是文學青年，而是那些吃透傳統文化，有底蘊、繼承發展的一路人物。他們並不急着要和外國接軌，却反而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，作品到今日，都還站得住腳跟。那麼在今日之中國畫壇，應該也有這類畫家。

這一種類型的畫家，簡而言之，是繼承創新的，這類畫家人數最多，石濤上人說，筆墨當隨時代。講了兩個內容，第一是要有筆墨；第二筆墨是與時俱進的。我們的前輩有經驗可以給我們借鑒，徐悲鴻“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”，說的就不錯，影響了一代人。林風眠、傅抱石、李可染等人，做得也不錯。在體、用上，各人把握不同，有的偏西洋，有的偏中式，有的依托造化，靠寫生支撐。這裏要看到，他們的傳統功夫不錯，至少是有相當深入的了解和把握。還要看到他們共同關注的是自然中討生活，重視寫生。套一句老話“師古人”以後是“師造化”。造化給人啟發，逼着畫家用自己的方式畫，畫着畫着，就畫出來了。成功的“師我心”的畫家還沒有，就形式的特立獨行上抑或師心境界的層次上，都還不曾看見青藤和八大式的人物畫作。岔開一句話，中國畫真是魅力無窮，每當我打開徐渭、董其昌的畫冊，總是覺得受到刺激，前人智慧的光芒穿越時空，令我震顫。願我們也能畫得更好一些，讓“后之視今，亦由今之視昔”，則吾心足矣。

我們這一代畫家開始走向成熟，人們開始重新審視中國本土文化的精髓，不少人有了主見，再穿唐裝。這個傾向是在最近。

中國畫生命力強大，畫中國畫的人真多，學院派、畫院派、南派、北派，老畫家，新文人，各自為營又互生互長，中國畫壇熱鬧得很。中國畫無疑有路，中國畫柳暗花明。

湘西、黔东南寫生紀事

范揚

008

當代中國畫
研究系列

2007年4月8日至4月21日，我帶隊國家畫院范揚工作室學員及隨行記者等共37人赴湘西、黔东南作山水寫生。寫生路線是湘西朋友魯子華、陳子游、王金石、杜慎翔等人策劃的。行前，子游兄繪制了行程聯絡圖一幀。

按圖行路，4月8日晚，全體人員到了張家界。晚宴有5桌，長沙籍的學員郭文光作東請客，盡地主之誼，以壯行色。大家相聚在土家族風味的寨子裏，有土家妹子獻歌奉酒。席中有笨雞臘肉，山笋土菜。群季俊秀，放浪形骸；我雖年長，却也豁達。酒足飯飽，杯盤狼藉，引吭高歌，與眾同樂。

9日，晨起入山，先是乘百丈電梯，拔地升騰，如飛仙入雲端。眼前是群峰列陣，將士齊整，奇哉妙絕。入住下坪農舍。午飯後，有張家界美協副主席杜慎翔、羅彬等指路導引，隨行隨止，凡有景致佳處，便立馬坐定，畫將起來。

自下坪前行五裏許，有名景觀曰后花園。時烟雨迷朦，有山嵐薄霧自穀底升起，峰嶺若隱若現，吾輩已在仙境矣。于是，我席地而坐，作水墨寫生，細雨甘霖，紛然飄下。羅彬執傘，為我遮風擋雨。須臾畫成，題曰《張家界后花園》。墨色頗為滋潤，后山隱約，透明清亮，是天氣照應，方得此佳品。學員王耀年、孫玉峰亦各得寫生佳作1件。

自后花園出，山頂有平坡田畝，有居民耕作，地名仙人居，阡陌交錯，農舍三五間。我圖繪之，以淺赭間以石綠在濃淡墨色裏，有點兒像印象派的畫法，頗有趣味。

傍晚，回下坪村，作畫1幀。田頭有白色梨花，中景是小變電站，遠處山林兩三疊。

10日，晴，再入山中。至袁家界，畫《金雞報曉》景致。前行兩三裏，到烏龍寨，山路險絕，故事傳為李自成兵敗藏寶處，又說是大王山寨。道路艱險，移步換景。我坐得下來，畫得《烏龍寨》、《袁家界》等三幅。時烈日當空，山石之陰陽向背，凹凸起伏歷歷在目，悉心描繪，可得山之骨法。

下晚，自盤旋山路到高處俯瞰，是空中田園，梯田交錯，峰巒如屏，天上人間。

11日，畫《張家界天下第一橋》，著名景致，行人往來。我亦不聞不問，埋頭作水墨一幀，速寫若干。畫畢，到得后山涼亭，吃葛根涼粉，清涼我心。有土家小女子唱歌，吱吱喳喳，聲徹雲霄，聽得爽快。應該算是民俗唱法、民間唱法，“辣妹子辣妹子辣妹子辣”，和宋祖英算是一個聲調，倒也好聽。傍晚，入住張家界市內。天色漸暗，我在宿舍憑窗遙望天門山，中景是張家界市面，近處是汽車修配廠。我臨窗細細描來，一直畫到天黑，墨稿完成一半。

12日，晨起，又繼續昨日之作業，完成一件佳品，題曰《從張家界望天門山》，我頗得意。想當年前輩先生也作水墨寫生，固然能以舊筆墨隨新意態，但總也覺得是“為形所役”，不能自主。而今我作圖畫，物勸意動，臨事制宜，心之所悟，隨手應之，可以自作主張，是為江山主人，略與石濤八大親近也。

早飯後，登天門山。山有靈性，天門洞開。古有北周武帝率群臣拜山，今有唱青藏高原的李娜出家建庵，又有飛機表演穿越天門。古往今來，方士高人，視為修身之地、養性之所，詩人騷客，歌以咏之。到得絕頂，振衣放懷，長嘯一聲山鳴穀應，舉頭四顧天高地闊。巍巍天門，高山仰止，我心所向，壯懷激烈。

天門山巔，古木參天，我仔細描繪，得蒼茫渾樸之致，筆法墨法，略似髡殘。山頂天門神樹，學名為石門鵝耳櫪。我為寫生團吳偉示範一幀，認真畫出樹分四歧，賓主揖讓。前景欄杆，畫得結實，今日倘有如稼軒詞客者，可來此地，把欄杆拍遍，會一會，登臨意。又畫《天門山遠眺》，頗得意。遠山逶迤，似有若無，半幅空闊，天高地遠。后又畫《鬼穀天塹》，畫《天門山道》。一日之中，得稿五幅，頗有收穫。

13日，往鳳凰，全日車程。途中畫《西米鄉馬鞍山》，畫《龍鼻村》，以淡墨作屋頂，石綠設色，畫得頗順手。

天黑入城，魯子華及其拜把子兄弟三豪客在橋頭迎候，安排照應。備大車、小車各一輛，又携美酒八十斤，鮮果子兩筐，預備一路享用。全體人員住沱江北岸之客舍。時至午夜，燈火不滅，城門透亮。沱江之上，流光溢彩。人們放燈江上，有荷花燈，紅葉燈，元寶燈，煞是好看。又有苗婆苗嫂沿街擺攤，售賣銀飾，討價還價，真正熱鬧。我住二樓，與魯子華等憑欄觀景。呼店家炒作小菜，把酒閑話。清風徐來，水波閃爍，愜意爽然。

14日，在駐地樓上畫鳳凰城，冊頁展開當作手卷，畫了8個小時，沿沱江把鳳凰北城門左右景致一并攬入，畫得細致，好耐心。有工作室學員周義彬等在側同畫。我告之曰，養得好心性，亦靠長期修為。畫成，題曰《從沱江北岸南望烟雨鳳凰城》。後來，有友人看圖說話，言長卷有清末民初之意味。我心忤然，恰是恰是。是晚，看篝火社戲。

我執火炬，點火開場。露天場面，星月可見，社火熊熊，觀者如堵。節目有“上刀山、下火海”，“吐火、烹鷄”，一如漢畫像石之復原版。又有“趕尸”一出，法器面具，行頭詭異，黑旌白幡，紙錢飛灑，招魂呼號，攝人心魄，確有湘西地方神秘奇幻之意味。

15日，山東電視臺張旭、黎強返濟南。一路同行，一路拍攝，頗為辛苦。大家互道珍重，就此別過。

上午還有時間，隨謝大川去沱江南岸，覓得好去處，畫《遠望虹橋》，《鳳凰城寫生》二幀，時有郭文光、楊軍、許靜等一道作畫。

是日午餐後，驅車往梵淨山。貴州地無三尺平。一路上常常要下車抬石頭清路，路難行哉。途中，經銅仁坪茶村，看青山綠水，有人站立河中捉魚，我作畫將其納入圖中。天黑時，入住梵淨山之賓館。

16日，陰，時有小雨。30人分乘5輛小面包車入山。道路盤旋，而駕車者皆為本地農人，輕車熟路，開得頗快，城裏來的人嚇個半死。

在半山間，畫溝壑山亭，時石寒、張凡在側觀摩，以為能觀察入微，表述到位。

梵淨山林木幽深，我畫“碧澗桃花”一幀，得野逸趣味。

山上有流泉，頗入畫，惜匆匆無暇，暫留憶心間。

下午，大太陽。在山下畫《龍泉寺》，寺傍有新制阿彌陀佛坐像。

出山，有清泉曲水，水濱是竹林禪房，清明幽靜。我濯足取水，畫成一幅，清徹透明，實乃我心寫照。畫畢，踩着石頭過河，一脚滑去，撲通一聲，全身入水，清涼透體。跳將上岸，渾身濕透。與眾人議論，是入得清淨境界，洗滌俗陽凡塵。有心無意，有意無心之間矣。有南京晨報《藝術家跟蹤欄目》應稼昌携攝像機全程跟拍，入水出水，皆備案中。

17日，晨，大雨如注，不能作畫，恰好行路，驅車二百裏，從梵淨山往鎮遠。

鎮遠古城有二千年歷史，原來是西南地方通衢大埠，茶馬驛站，地理人文，底蘊豐厚。

18日，在青龍洞客棧畫了一整天，7個小時，完成一件手卷。作畫之際，水邊有靈蛇1尾，來去游弋，態度悠然，似作聽說法狀。

我用麻紙，對坐山寺，娓娓寫來，如僧人抄經。畫得蒼茫潤澤，用的是晉人唐人寫經心法。

當晚，凱裏朋友趕來一聚，相談甚歡，相約七月再會。

19日，晨起，往報京鄉苗寨趕集會。途中看見百姓人家蓋屋架梁，鄉裏鄉親三五十人幫忙，頗壯觀。

到苗寨，登木樓，畫作品一件。又在苗寨小學裏聚餐飲酒，有苗女美眉持牛角杯相勸，喝了兩角酒，我臉通紅，我心大快。

當日趕路，往湘西懷化。

在舞陽河蕉溪鎮吃中飯。飯後，爬到居民樓頂，作畫3幅，其中1件白描，畫電綫杆及小鎮街巷，和謝大川同圖式。下午，過芷江城，在龍津侗族風雨橋稍停，作寫生1件，畫得頗“現代”。

天黑，到懷化森林公園侗族文化村，行至離目的地還有500米處，先導車桑塔納2000栽入田埂，頭枕梯田，屁股朝天。所好不曾傷人，有驚無險。之後，有吊車馳援，先導車獲救。於是，大家下車，背負行李，步行裏許，入宿營處。主人有好酒好菜，壓驚壓餓。

20日，畫手卷1件，又作品1件。手卷畫了6個小時，挺耐看的。

晚上有懷化市宣傳部長一行與我們共進晚餐，相聚甚洽。

《南京晨報》小應、黎明完成拍攝任務，離隊回寧。告我曰，拍攝90小時，資料甚豐。

21日，自懷化往長沙，飛北京。

懷化飛長沙，有郭文光隨行，飛北京，有小姚助理陪同。下午，到達北京萬壽寺路中海紫金苑家中，寫生行程結束。

此行，共得作品35件，我滿心歡喜。

我為山川寫照

010

當代中國畫
研究系列

丙戌秋日，余赴太行作水墨寫生，住石板岩村，隨行有弟子20人。

太行巍巍，仰之彌高。巨石頂天，作大塊之文章；溝壑縱橫，傳空穀之回音。高家臺上炊烟，飄散幾縷；桃花穀裏人家，瀑挂九連。鷄犬之聲相聞，道路行人不絕。我與諸生，訪唐塔，讀古碑，入林慮，探洪穀。遙想荆浩當年，布衣芒鞋，悠游其間，好一派道骨仙風。

于是，我師古人，仰觀俯察，我師造化，待細把山川圖畫。一周之中，得稿20余幀，有感有悟，有所體會。

返京后，又隨國家畫院寫生團入四川，探幽青城。自后山五龍溝溯源而上，恰細雨蒙蒙，滋養吾畫，偶有所得，探得水墨妙處。赴都江堰，亦得稿一幀。后又入海螺溝，得窺四姑娘山雪峰紅杉之神山奇境，領略大冰瀑布之恢宏氣概。感天地之高闊，想人事之渺小，不覺之間，神飛揚，思浩蕩，得之于心，授之于腕，落墨之時，風雲際會，亦不知是造化賦我以筆墨，抑或我筆墨暗合造化。快哉我心，快哉我意，擲筆長嘯，且看我為山川寫照。

丙戌范揚寫在京華初雪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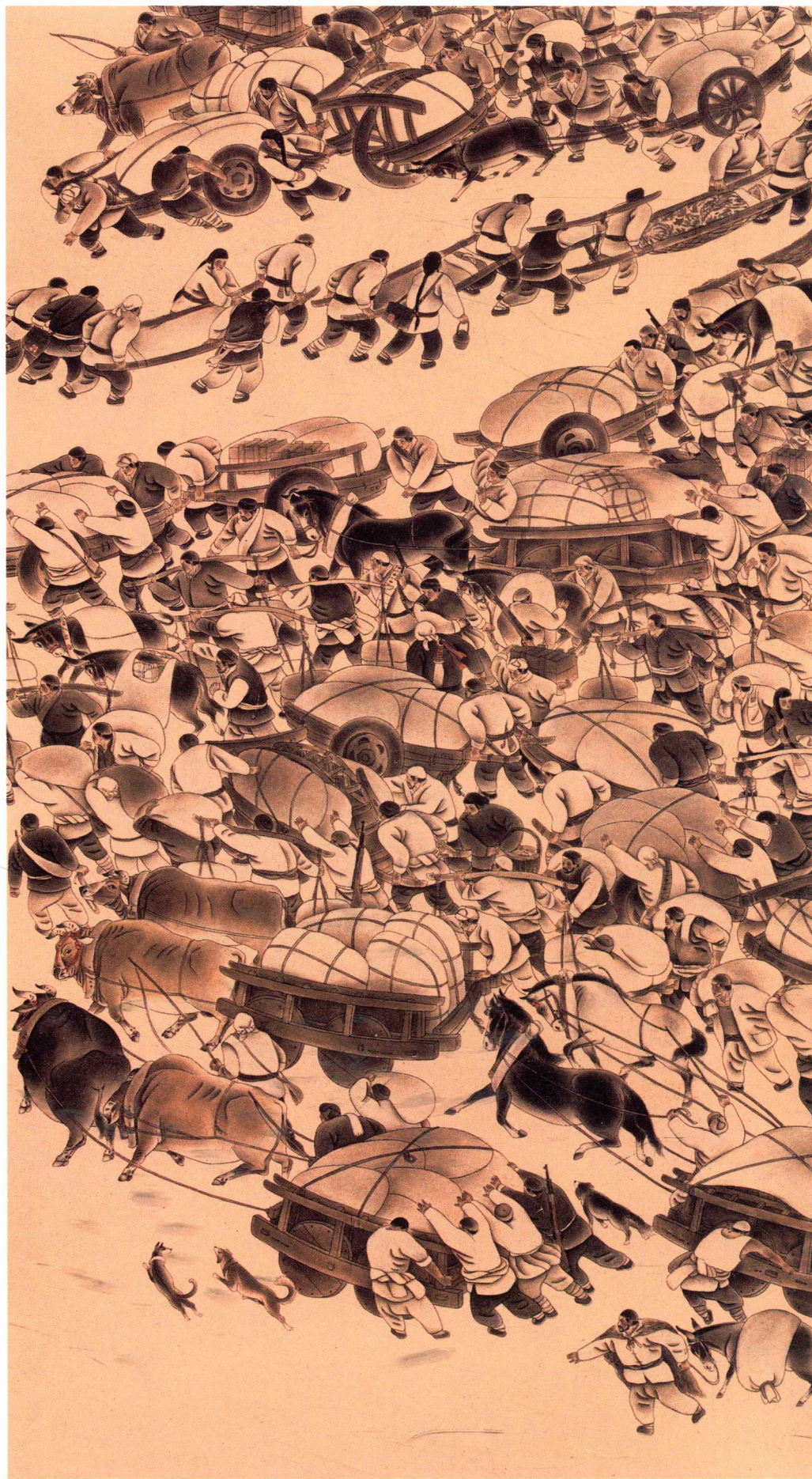
圖
版

012

當代中國畫
研究系列

支前

120cm × 173cm





014 青樓曲
36cm x 30cm

當代中國畫
研究系列

